

在滩涂里挖蛏子

□王磊斌

快到“孩子的节日”时，我就越发心心念念“海里的人参”——蛏子。

记得我刚上小学那会儿，父亲在一个私人修船厂打工。那个修船厂不大，藏在岛上一处凹进去的沃横里，最多只能同时停下三四艘小型的渔船。

周末，我总是去父亲所在的那个修船厂玩耍，因为靠海，捡贝壳逮螺鱼就可以开心地玩上一整天。修船厂的东侧角有一片滩涂，踩上去很是舒服，潮水退了，滩上排满了小小的“卷席筒”——蛏子，它们的外面包着薄薄月牙样子的硬壳，里裹一身的白肉；壳子的一头露出两根管子，像两条小腿；另一头露出一个舌头。

长大了才知晓，有经验的讨海人在挖蛏子时会特意带上食盐，模拟涨潮环境，引诱蛏子现身。在黄豆大小的洞口撒上些盐，如若洞口往外溢水，不出一会儿，蛏子就会一点点拱出来，待蛏子出头用手抓住，直接拔出即可。

小时候的我，也能徒手从这个地方扒拉出好几个蛏子，故而，便在心里认定了这是个宝藏地儿。

一日，趁着父亲修船，我又来到那片

滩涂，一开始只是在浅滩游荡，搜罗来搜罗去，收获甚微。于是乎，就大着胆子向滩涂的深处走去，在滩涂泥淹没脚脖子处，我一口气搜罗出七八个蛏子。这下可来劲了，脚不住地往深处踩去，直到泥离膝盖处还有20厘米时，双脚就像是被定住了一般，怎么使劲拔都拔不出来了。看着不远处的大海有涨潮的趋势，我开始着急地大声呼喊起来。

大概喊了十来声，父亲循声赶来。看到我被滩涂缠住了双腿，一边嘴里骂骂咧咧着，一边在四下里寻着什么。

只见父亲在附近滩涂的一艘小船上拾来一条粗麻绳，一头系在船头下的石墩上，一头绑在自己腰间，然后慢慢地向我被困住的位置走来。

父亲到了我跟前，我还给他展示了我裤兜里那满满当当的战利品。

父亲二话没说，直接掏出我的那些蛏子扔向海里，还重重地打了我屁股几下。

在我的哭声中，父亲将我拔出了滩涂，然后背起我，一手托着我的屁股，一手抓着麻绳，极吃力地往岸上移动。几乎是走两步就得停一下，毕竟父亲重，又加

上背了个我，滩涂的泥几乎是顶到他的膝盖。

走了不到十步，父亲累得气喘吁吁。

“爸，你把我放下，这边下我应该能自己走上岸去了！”我说道。

父亲没说话，还是硬背着我继续向前走。

我知道，父亲修了一天的船，肯定是很累了。

又走了几步，停下的间隙，我突然从父亲背上一跃而下，来了个四脚着地，滩涂的泥溅了我一身，连脸上都是。

我迅速起身，然后使劲蹦跳着往岸上跑去，一溜烟的功夫，我安全抵达上岸。

“爸，换我来救你！”我拉起系在石墩上的绳子，用自己的小力气使劲拉着父亲。

父亲看着我那泥猴拉绳的样子，脸一下子从紧绷转为松弛，渐渐地还露出了微笑。

父亲也顺利地上了岸，他拉着我去修船厂的冲洗间冲了冲身上的泥，然后给我套了件他的工服，宽大的工服正好盖住了我光着的屁股。

一个特别的儿童节

□冯惠明

自从女儿上幼儿园，我也有机会重新过儿童节，虽然不能像女儿那样兴高采烈地参加他们的游戏，但却能与她一起准备过节所需的东西，感受她那份纯粹天真与快乐，并且作为一个过来人与旁观者，真的有一种特别的感受。女儿的童年与我紧密相关，但女儿的童年并不就是我自己的。

这已经是女儿的第三个儿童节了，她已经长大了许多，很多事情都能自己做了。这不，一天我下班刚到家，女儿便兴冲冲地来到我面前，拿着一张漫画给我，告诉我这是儿童节需要准备的东西，我茫然看着一脸疑惑，这时女儿告诉我，她不会写字，就把要做的事都画下来，我豁然开朗，突然悟到象形文字的由来了，人类之初是没有文字，人之初是不会写字，人的童年仿佛人类的史前阶段了。

女儿认真地给我解释每一幅画的意义，要准备一套军服（包括军帽）、一个小的军包、运动鞋，因为要表演小红军的舞蹈，还要玩红军过草地的游戏，女儿要带着小班的弟弟妹妹“过草地”。记得小班时儿童节女儿也玩了这个游戏，只是当时是大班姐姐带着她，现在身份悄然改换了。当然还有一些节目，丰富多彩，小朋友参与其中，既感受快乐，还能在活动中潜移默化提升沟通能力和责任感。

不觉间总会想起自己儿时的儿童节，那时候，一般就是抢答问题得奖品，或者在大队俱乐部看电影，虽然和现在很难比，但快乐似乎又没有本质的不同，活动只是载体，快乐才是节日的本质。

女儿儿童节需要的东西采买，都是由妻子完成，现在网上买，也真是方便，货比三家之后就直接下单，然后就是期待加等待。女儿每天都在问衣服到了吗，我感觉，期待往往也是节日的一部分。终于衣服到了，试穿，一个英姿飒爽的“小战士”出现在眼前，我教她敬军礼，女儿觉得十分有趣。

硬件算是完成了，但节日要表演的舞蹈还需练习，这就要下功夫了。我和妻子陪着她，按照视频中的动作，一遍又一遍地练，女儿也很认真，这是幼儿园最后一个儿童节，她也想留下好的回忆。这也是很难得的锻炼，记得我像女儿这样大时，人多了就会脸红，这一点女儿进步多了，大大方方，从从容容的很好。

其实，在这个女儿上小学前的最后一个儿童节，我们还准备了特殊的礼物。一个蛋糕和一张贺卡，不是过生日，而是庆祝女儿的成长，增加仪式感。

我们在贺卡上写着：亲爱的冯欣然小朋友，再过三个月你就是一名光荣的小学生了，将开始新的生活旅程，对此我们深深祝福。我们也将把你当成大孩子看待，在公共场合叫你的大名，凡事听取你的意见，你也要更加努力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，学会对自己负责，不断成长。

我们还和她进行一次正式谈话，倾听她的感受和意见，我们也提出意见供她参考。有了这样的仪式，这样一个变化一下子立体起来，带给她更深刻的影响。这也就是仪式的作用，不然不会在那么多重要场合都有固定的仪式，正是仪式增加了感染力。

女儿过了一个特别儿童节，我们也很高兴，也让自己向童年回归，仿佛在女儿身上遇见了过去的自己，深深地和女儿一起感受天真和快乐，那就很好了。

柳絮

□裴慧仪

杨柳柳里絮纷飞，
稚子追逐唤不回。
无赖春风吹雪去，
泪眼两行怨花开。

无题

□范建军

垂柳深藏着花未，
童子逐荫雪絮飞。
到手不得空似梦，
反问春光何必开。

山上的青葱又绿了

□刘书玲

又是一年春风起，山上的青葱应该又绿了吧！打开记忆之河的闸口，那日采葱的经历似浪潮般喷涌而来。

犹记那日采葱之前，我还百般不愿，心里担忧着，山间会出现那恼人的热瘴之气、蚊虫之祸。但当听到是亲爱的外公带我去，我心中原先的不快瞬间一消而散了。

上山之后，山上也并没有那想像中的不适。反而间或有阵阵清风袭来，让人顿觉身心皆宜。

久在城市的我，似那脱笼之兔，尽情地呼吸着这独属于山间的草木气息。虽有诗云：“人间四月芳菲尽，山寺桃花始盛开。”但在当时的我看来，这山野里的春天，似乎比城市里面，“化”开得更早；烂漫的山花随意地撒在各处，鸟儿在眼前自由地掠过。

樟树独特的香味，拼命地往我的鼻孔里面钻。偶尔飞过的小虫，如一朵小小的云，在我的眼前停留片刻。将目光聚焦到脚下，一簇一簇，一丛一丛的野葱遍地是。闭上眼，我仿佛看到了那些绿色的长叶子，在细雨中、在和风中，悄悄地在滋长，恣意地，甚至有些贪婪地在属于它们的季节吮吸着大地的馈赠。

外公看到那野青葱了，并不着急开挖。野青葱上面，还覆有经年的枯叶，拨开那些枯叶之后，外公才拿起了小铲子。向下用劲，直到铲子头部全部没入泥土，才用力向上抬，圆圆的，白白的葱头，就在我们的面前出现了。野青葱的香味，在空气中弥漫得更浓了。乐趣上来的我，也学着外公的样子，挖了起来。带来的小篮子，渐渐地满了起来。“够了，够了，让剩下的小葱，慢慢成长，这样来年还有可口的青

葱啊！”闻言，我也放下小铲子。又一阵风吹过，那些地上余下的青葱似乎在向我们微微点头。

挎着一篮子的“春天”，我们欣喜地回了家。不多时，厨房里就飘出了青葱炒蛋的香味。端上桌来的青葱炒蛋，虽然很简单。但对于那时的我来说，真真是一道美味珍馐了。野葱的味道，春天的味道，幸福的味道，在味蕾间慢慢散开。后来，我也吃过别人做的小葱炒蛋，但终究不似那日美味了。

记忆之河，缓缓流淌，将往事冲洗得熠熠生辉。外公陪伴我的那段日子，更犹如河上泛动的金色涟漪，微微荡漾至我的心头。抬眼，山上的青葱已然绿了，朦胧的泪眼中，我仿佛又看到了一个老人牵着女孩，出发去山上挖青葱了！

开在童年的四月梨花

□金玉岑

年复一年，春光晴好，朵朵梨花枝头怒放。

就像怒放的童年。

春雨初霁，在微湿稍冷的清新空气中，我跟着外婆到了田野。春色已经悄悄地覆盖了这片大地。我昂首望去，几簇花儿拥在一起，缀满枝头，雪般洁白的花瓣欲盖新绿的叶儿。树边，一泓澄澈的清泉裹着淡雅的花香，静淌。

“外婆！这是什么花呀？”看着满树的花开，小小的我歪着脑袋，好奇地问道。外婆刚给我编的两股马尾，也随之晃在脑后，脚下的雨靴，也用溅起的朵朵水花，诠释着我的快乐。

“这是梨花啊，花落结成梨子。去年，你还说外婆家的梨子好吃，吃完还要呢，还记得吗？就是这花结的。”她眉眼弯弯，含笑地看着我。“梨花好漂亮，还能结出那么好吃的梨子，我喜欢梨花。外婆，我更喜欢你带着我看梨花呢。”我还记得，听到这话，外婆唇角的两个酒窝更深了。我再

抬头向这一树泼泼洒洒盛开在春天的花儿，我暗暗记下：哦，原来，这是梨花啊！

因梨子的美味，所以我对梨花格外感兴趣。常常等到傍晚外婆闲下来时，我就拉着她的手，兴冲冲地往梨树的方向奔去。“外婆，我们看花去！”那时，骄阳敛光，云霞漫天，夕阳似微醺般倚靠于远山上。她牵着我，一起去看梨花。牵着我的那双手，不算宽厚，现在想来，也很粗糙，甚至夸张点说，皱得像略微缩水了的橘子皮。但就是这样一双生了老茧，饱经风霜的大手，让我在窄窄的田埂上，每一步都走得很稳。

梨树下，春风乍起，虽说这风不疾，但那满树的繁花上，仍然被卷下几朵。飘零的花朵自空中盘旋后又落下，仿佛漫天的飞雪。我就在这“飞雪”下笑着、跳着。当四周窸窸窣窣的虫鸣声逐渐响起，夕阳的余晖斑驳了外婆的脸，我终于念着要归家了。鸦鹊归巢，四野寂寥，当最后一束残光没在了远山后，我们也回到了外婆的小院门口。“我最喜欢的外婆，这个给你！”摊

开手掌，一片片白玉似的花瓣出现在外婆面前。外婆一怔继而伸手接过了，娇柔的花瓣在她硕大的手掌中仅仅是薄薄的一层，她微微低下头，又露笑颜，徐徐张口：“囡囡，原来你刚才捡花瓣是为了送给我呀！”在小院柔和的灯光中，我依稀记得那时的她眼眶微红，湿润的眼角还反射着几点亮光。她笑了，我也笑了。

而今，我又来到外婆家看梨花了，今年的梨花，似乎不似从前那般茂盛了。偏偏“残忍”的劲风，又来捣乱。我不忍洁白的落英粘上尘土，于是轻轻地弯下腰，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拾起一片，两片……置于掌中的花瓣叠在我的手心，我牢牢攥着但又不敢用力，生怕伤到那脆弱的花瓣。手里的梨花越来越多，而今却已无人可赠了。抬眼，梨花树从边的小溪映入我的眼帘。就让这梨花逐水而去，带去我对外婆的思念吧！

外婆的花儿落了，我也已经不是紧紧拽着她衣袖的孩童了。